



管子卷第十八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明西湖

沈鼎新自玉

參評

唐 蘆泉劉績

績

增註

朱養純元

一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

津輯訂

入國第五十四

謂始有國入而行也

稷篇五

人國四旬。五行九惠之教。旬即巡也。謂四面五方行而施九惠之教。一曰

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養疾。五曰合獨。六曰

問疾。七曰通窮。八曰振困。九曰接絕。所謂老者。凡

國都皆有掌老。謂置掌老之官。年七十已上。一子無征。不預國之

管子

卷十八

一 花齋藏板

征。三月有饋肉。謂官饋之肉。八十已上。二子無征。月有饋

肉。九十已上。盡家無征。日有酒肉。死上共棺槨。勸子

弟精膳。食問所欲。求所嗜。問老者何所欲求。訪其所以嗜欲而供也。此之

謂老老。所謂慈幼者。凡國都皆有掌幼。士民有子子

有幼弱。不勝養為累者。勝堪也。謂不堪自養。故為累。有三幼者無

婦征。四幼者盡家無征。五幼又予之葆。葆。今之教母。受二

人之食。官給二人之食。能事而後止。幼者漸長。能自管事。然後止其養。此之

謂慈幼。所謂恤孤者。凡國都皆有掌孤。士人死。子孤

幼無父母所養。既無父母。又無所養之親也。不能自生者屬之。其

魯彥評開子便撞洪鍾

梅士亭評看他九惠施為

一切精詳聖到不為苟且

權宜

蘆軒評三條句新

黃震評誰
至此

孔穎達合獨
名綱而政綱

沈鼎新評窮
通振接虛曲
折委至

鄉黨知識故人養一孤者一子無征養二孤者二子
無征養三孤者盡家無征掌孤數行問之必知其食
飲飢寒身之勝。勝而哀憐之。勝。瘦也。此之謂恤孤。所
勝。肥也。

謂養疾者凡國都皆有掌養疾聾盲喑啞跛蹙偏枯
握遞。遞。著也。謂兩手相拱著
而不申者。謂之握遞。不耐自生者上收而養

之疾。既養之又官。春通疾官。為句唐有。
與療疾。病坊主坊。即疾官也。而衣食之。謂
給之。殊身而後止。殊。猶離也。疾離
身而後止其養。此之謂養疾所謂

合獨者凡國都皆有掌媒丈夫無妻曰鰥婦人無夫
曰寡取鰥寡而合和之予田宅而家室之三車然後

管子 卷十八 二 花齋藏板

事之。事。謂供國
之職役也。此之謂合獨所謂問疾者凡國都皆

有掌病十人有病者掌病以上令問之九十以上一
日問八十以上二日一問七十以上三日一問衆庶

五日一問疾甚者以告上身問之掌病行於國中以
問病為事此之謂問病所謂通窮者凡國都皆有通

窮若有窮夫婦無居處窮賓客絕糧食居其鄉黨以
聞者有賞不以聞者有罰此之謂通窮所謂振困者

歲凶庸人訾厲。訾。疾也。
厲。病也。多死喪弛刑罰赦有罪散倉
粟以食之此之謂振困所謂接絕者士民死上事死

戰事使其知識故人受資於上資謂財用而祠之此之謂接絕也

九守第五十五

主位 主明 主聽 主賞 主問 主因 主則 主叅

督名

禱篇六

朱長春評九守與禱言近文要而古

安徐而靜人君居位當安徐而又靜默柔節先定以和柔為節先能定已然後可

人虛心平易以待須虛其心平其意以待臣之諫說須亦待也

右主位

人主居位當如此

劉勰評智識宜大君

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

管子

卷十八

三

花齋藏板

知也輻湊竝進則明不塞矣言聖人不自用其聰明思慮而任之天下故明者為之視聰者為之聽智者為之謀

輻湊竝進不亦宜乎故曰明不可塞

右主明

主明在於用天下耳目視聽之

聽之術曰勿望而距勿望而許聽言之術必須審察不可望風則有所距既未審察輒有所距而許之故或失守或閉

塞也許也高山仰之不可極也深淵度之不可測也不審察者常為

彼所知故戒之當如當山深淵不可極而測之神明之德正靜其極也既如山淵

則其德配神明而正且靜如此者其有窮極矣

葉水心評距許須要審察方是聽言

右主聽

用賞者貴誠。用刑者貴必。刑賞信必於耳目之所見。則其所不見莫不闇化矣。誠暢乎天地通於神明。見姦偽也。既暢天地通神明故有姦偽必能見之。

右主賞

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言三才之道幽遠深遠必問於賢者而後行。四曰上下左右前後。凡此皆有逆順。熒惑其處安在。又須知法星所在也。春通煬竈附耳。都為熒惑。半在近侍。參遠問之。要之。凡所行疑皆惑。凡所蔽明皆熒惑也。參伍三才。周行六虛。非問不可。故疑思問。下之長日飛耳。樹明其道也。

右主問

管子

卷十八

四

花齋藏板

朱長春評心不為九竅治

心不為九竅九竅治。心任九竅。九竅自治。君不為五官。五官治

道妙之言

君任五官。故為善者君予之賞。為非者君予之罰。君

因其所以來因而予之。則不勞矣。自來而因得賞。何勞之有。聖人

因之故能掌之。掌主也。因來而賞。物皆屬已。故能主之。因之修理故能

長久。

右主因

沈維垣評不謂密幾

人主不可不周。周謂謹密也。人主不周則羣臣下亂。不周則泄

其機事。故臣下寂乎其無端也。慎密者。外內不通。安

知所怨。外內不通則事關閉不開。善否無原。既不開

故善之與不善
不得知其原矣。

右主周

一曰長目。二曰飛耳。三曰樹明。明知千里之外。隱微

之中。曰動。姦姦動則變更矣。姦在隱微。其理將動。姦既動矣。自然變更。

右主衆

修名而督實。按實而定名。名實相生。反相為情。名實

當則治。不當則亂。名生於實。實生於德。德生於理。理

生於智。智生於當。

右督名

管子

卷十八

五 花齋藏板

桓公問第五十六

雜篇七

朱養純評明
臺衢室告旌
諫鼓總街靈
臺古所以達
壅去蔽云何
失忘

齊桓公問管子曰。吾念有而勿失。得而勿忘。為之有

道乎。對曰。勿創勿作。時至而隨。毋以私好惡害公正。

察民所惡。以自為戒。人有所惡。已行之非。黃帝立明臺之議者。

上觀於賢也。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於人也。舜有告

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諫鼓於朝。而備訊矣。訊問也。喚

也。湯有總街之庭。以觀人誹也。武王有靈臺之復

而賢者進也。復謂日也。此古聖帝明王所以有而勿失。得

而勿忘者也。桓公曰。吾欲效而為之。其名云何。對曰。

楊忱評新入

張榜評相為
情則并忘其
名矣

揚眞評此言
官之四者也

極上章皆有
非而求入議
是以衆庶
君違者也奉
職而求厥事
是以議論責
成功者也

名曰嘖室之議。謂議論者。言語謹嘖。曰法簡而易行。刑審而不

犯事約而易從。求寡而易足。人有非上之所過。謂之

正士。見上有過而非。內於嘖室之議。納正士之言。著之。可謂正士。

有司執事者咸以厥事奉職而不忘為。此嘖室之事

也。請以東郭牙為之。此人能以正事爭於君前者也。

桓公曰善。

朱長春評古之帝王聖賢。皇皇唯不及。則檢身于有過哉。過而如日月。知者早也。故曰有未嘗不知。知未嘗復行。顏氏之子。幾何人哉。已所不知。人將知之。故莫若延詢而喜聞。子曰。察言觀色。慮以下人。夫且咨之幾微。而可弭之通道乎。士有百行。君有萬幾。幾之為萬微矣。神矣。換世之昏也。達其

管子

卷十八

六

花齋藏板

而延之。凶也。防其凶。而壅之。明臺衢室。告旌諫鼓。總街靈臺。又不足也。而陳詩于巡。聽謠於巷。周爰於皇華。采方於輶軒。奏曲於房廡。如一隅之向。一言之塞。通其幾于萬。唯日不足。而後聾其君者。導之曰。翹過。曰。沽名。曰。調利乎。果使其名利以餌也。而吾受為戒之。益非孟嘗所賞。諫象牀者哉。凡士之無欲。而官則寡矣。凡君之官人。求中其欲。則衆矣。主惡聞。而曰無聞。其欲。則莫若空班署。而獨立能乎哉。不使以諫欲。而以壅蔽。欲天下之士之趨於欲。不可言矣。善哉。嘖室之議。齊所以伯諸侯也。鄉校之毀。鄭所以存微國也。齊大而君臣共主之。鄭微矣。而一鄉為政。不凶為幸。仲與僑。皆明著於帝王聖賢之皇皇哉。故仲尼兩曰人也。

度地第五十七

襍篇八

昔者桓公問管子曰。寡人請問度地形而為國者。其

非管仲不能作

魏權評先處于不傾語于古

何如而可管仲對曰夷吾之所聞能為霸王者蓋天

子聖人也故聖人之處國者必於不傾之地言其處深厚岡

原復壯者謂之不傾而擇地形之肥饒者鄉山左右經水若澤

其國都或在山左或向山右及綠水澤然後建內為落渠之寫因大川而注

馬謂於都內更為落水之渠以注於大川春演形家之法也周公用上洛管氏用之建國地理都邑

第一宅葬第二相地未有外山水者平原以高下屈

絡視取之兵志右山陵左水澤地道尚右山水西來

故天下都城大約皆如兵勢兵以此為生度地居民

生之而已韓厥曰土薄水淺其惡易觀民愁墊隘所以落渠之瀉乃以其天材地之所生利養其人以育

因大川而注六畜天材謂五穀之屬因天時而植者也天下之人皆歸其德而惠其

卷十八

七 花齋藏板

管子惠乃別制斷之乃分別其地制而斷之州者謂之術地數充為州者

謂之不滿術者謂之里不成術而餘者謂之里故百家為里里

十為術術十為州州十為都都十為霸國不如霸國

者國也不成於霸國者諸侯之國也以奉天子霸國率諸侯以奉天子也天子

有萬諸侯也其中有公侯伯子男馬天子中而處此

謂因天之固所處之地自然不傾故曰因之歸地之利內為之城城

外為之郭郭外為之士閭閭謂地高則溝之下則隄

之命之曰金城樹以荆棘上相穡著者所以為固也

穡鉤也謂荆棘刺條相鉤連也歲修增而毋已時修增而毋已福及

岳正評法甚詳核

朱養純評因天處正應不傾

沈氏新評五
害中獨詳水
水能為大利
人害

孔穎達評淵
以泓

揚慎評此治
水之法亦決
水之法也

孫子此謂人命萬世無窮之利人君之葆守也。謹置國都
繕修城郭。此人臣服之以盡忠於君。君體有之以臨
君所保全而守。

天下故能為天下之民先也。此宰之任則臣之義也。
宰謂執君之政者也。故善為國者必先除其五害人。乃終身無

患害而孝慈焉。桓公曰。願聞五害之說。管仲對曰。水
一害也。旱一害也。風霧雹霜一害也。厲一害也。蟲一

害也。厲疾病也。此謂五害。五害之屬。水最為大。五害已除

人乃可治。桓公曰。願聞水害。管仲對曰。水有大小。又
有遠近。水之出於山而流入於海者。命曰經水。言為衆水

管子 卷十八 八 花齋藏板

之。水別於他水。謂從他水分流。若江別為沱。入於大水及海者。命

曰枝水。言為之枝。山之溝一有水。一毋水者。命曰谷水。水

之出於他水。溝流於大水及海者。命曰川水。水出地而
不流者。命曰淵水。此五水者。因其利而往之可也。謂因

地之勢。疏因而扼之可也。扼塞也。恐其泛溢。而不以

引以溉灌。謂卒有暴溢。或能漂沒。居人故危殆也。桓公曰。水可扼而

常。有危殆矣。謂卒有暴溢。或能漂沒。居人故危殆也。桓公曰。水可扼而

使東西南北及高乎管仲對曰。可夫。水之性以高走
下。則疾。至於澗石。謂能漂浮於石。而下向高。即留而不行。故

高其上。領篲之。尺有十分之三。里滿四十九者。水可

走也。

上謂水從來處高之者欲注下取勢也。甕謂甕

前後相受以尺為分每領而有十尺即長一丈也分

之於三里間之每里滿此九如此則水可走上矣春

通建甕地勢以高走下之喻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水

善下而不爭走上則爭矣凡田之為溝洫以通水也

唯其治田之利曰坊曰庸為時封灑行留而用之然

而祭者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安有置甕甕而走

之則鮫與圭之禍壑乎為除害而速乃迂其道而遠

之以勢行之遠張其勢而以行水道水之性行至曲必

留退滿則後推前既滿則後水推前水令去地

下則平行地高則控控謂頓也言水杜曲則擣毀

擣觸也言水行至曲頓挫而却也杜曲則擣毀

則衝而擣有所毀傷杜曲激則躍躍則倚前後相排

管子 卷十八 九 花齋藏板

倚則環環則中前後相排則圓流生中則溼無所

通則相涵涵則塞塞則移移則控塞亦控則水妄行

水妄行則傷人傷人則困困則輕法輕法則難治難治

則不孝不孝則不臣矣春通輕法不孝天災歲荒故

五害之屬傷殺之類禍福同矣知備此五者人君天

地矣所謂與天桓公曰請問備五害之道管子對曰

請除五害之說以水為始請為置水官令習水者為

吏大夫夫佐各一人率部校長官佐各財足財謂

乃取水左右各一人使為都匠水工為水工令之

其錄

其錄

楊慎評申令
井井治河之
道盡于此篇

沈氏新評
公區畫經理
不減水經

劉總評上下
列水官之事
極悉

行水道城郭隄川溝池官府寺舍及州中當繕治者

給卒財足卒謂所當治水者財其糧用也令曰常以秋歲末之時閱

其民閱謂省視案家人比地定什伍口數按人比地有十口五口之數當

受地若于別男女大小其不為用者輒免之謂其幼小不在役者則免

有銅病不可作者疾之著其名於疾者之數有以調恤之也可省作

者半事之謂疾者雖不任役可以省視作者取其半功并行以定甲士當

被兵之數上其都因力役之際并行視之強壯者預定之以為甲士而被兵之數既而

於國都也以其名籍都以臨下視有餘不足之處輒下水官水

官亦以甲士當被兵之數都既臨下視其兵不足之處即甲士下之於水官水

管子 卷十八 十 花齋藏板

官既得甲士還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因父母案

行閱具備水之器謂水官與三老五長等行視其里因其家之父母與之閱其備水之

以冬無事之時籠函板築各什六謂什人共貯六具下準此土

車什一雨葢什二車葢所以禦雨故曰雨葢食器兩具每人兩具人有

之錮藏里中以給喪器謂人既有貯器當錮藏於里中兼得給凶喪之用後

常令水官吏與都匠因三老里有司伍長案行之常

以朔日始出具閱之取完堅補弊又去苦惡其器既補弊而

者除去之又有苦惡常以冬少事之時令甲士以更次益薪積

之水旁州大夫將之唯毋後時謂將領之無得後時其積薪也

程敏政評備
豫是制水要
訣

黃震評土能
害水小能害
入故詳言之

以事之已

已畢也農事既畢然後益薪

其作土也以事未起

謂春事未

起。天地和調。日有長久。以此觀之。其利百倍。故常以

毋事具器。有事用之。水常可制。而使毋敗。此謂素有

備而豫具者也。

春演齊海國也。受九河之下。流河之患。水之利害。獨後世乎哉。當時水傍

之諸侯。國自為救。一并郡縣。而患乃專。移之天子耳。

葵丘命。毋曲防。白圭治。隣為壑。時所汲汲可知矣。水

之道。大則行之。小則防之。行用疏防。用隄。因所以

行之也。管子度地中。詳列水官之事。後世都水行河

之法具矣。云何設吏。云何閱民。云何備器。薪云何事

時。云何作隄。云何樹守。云何案行。云何衣。樞云何取

土中外。濁水入不敗。濁水黃河也。治之詳如此。漢之

瓠子金隄。豈其創法哉。蓋考于此矣。上水用導。中水

用隄。下水用游。歲游其游。增其隄。水可平行。無法安

導焉。昔其法。而動主開鑿。鑿而河。堯廢者今幾矣。空

管子

卷十八

十一

花齋藏板

水衡之錢。而勤沿河之作。何為哉。故漢前非無水患。

衆國受治之。漢後天子獨治之。衆治其備。豫其修。早

獨治。其守弛。其修遲。弛而桓公曰。當何時作之。管子

遲。故害大而不可救也。曰。春三月。天地乾燥。水糾列之時也。山川涸落。天氣

下。地氣上。萬物交通。故事已。新事未起。草木莨生。可

食寒暑調。日夜分。分之後。夜日益短。晝日益長。利以

作土功之事。土乃益剛。令甲士作隄。大水之旁。大其

下。小其上。隨水而行。地有不生草者。必為之囊。大者

為之隄。小者為之防。夾水四道。禾稼不傷。歲埤增之。

樹以荆棘。以固其地。襍之以柏楊。以備決水。民得其

說高評按
時作上功在
利不利故貴
因時起事

朱長春評一
日把百日舖
可作田家說

朱養純評此
列四害而避
之大有補佐

饒是謂流膏。令下貧守之。往往而爲界。可以毋敗。當
夏三月。天地氣壯。大暑至。萬物榮華。利以疾。藉殺草。
歲使令不欲擾命。曰不長。不利作土功之事。放農焉。
利皆耗十分之五。土功不成。當秋三月。山川百泉踊。
降雨下。山水出。海路距。雨露屬。天地溼。洩利以疾。作
收歛。毋留一日。把百日舖。民母男女皆行於野。不利
作土功之事。濡濕日生。上弱難成。利耗十分之六。土
工之事亦不立。當冬三月。天地閉藏。暑雨止。大寒起。
萬物實熟。利以填塞空。郤繕邊城。塗郭術。平度量。正
管子
卷十八
十二
花齋藏板
權衡虛牢。獄實。詹倉君修樂與神明相望。凡一年之
事畢矣。舉有功賞賢。罰有罪。遷有司之吏而第之。不
利作土功之事。利耗十分之七。土剛不立。晝日益短。
而夜日益長。利以作室。不利以作堂。四時以得。四害
皆服。桓公曰。寡人悖。不知四害之服。奈何。管仲對曰。
冬作土功。發地藏。則夏多暴雨。秋霖不止。春不收枯。
骨朽脊。伐枯木而去之。則夏旱至矣。夏有大露。原煙
噎下。百草人采食之。傷人。人多疾病而不止。民乃恐。
殆。君令五官之吏。與三老。里有司。伍長。行里順之。令

李泌評避四
刑此爲順率

朱長春評行
河使者當書
此座右何必
亥夷曰馬

之家起火爲溫其田及宮中皆蓋井毋令毒下及食
器將飲傷人有下蟲傷禾稼凡天菑害之下也君子
謹避之故不八九死也春演天菑害之下也君子謹避之故不八九死也故曰先
天弗違後天而奉今有養生爲道之人質質佹佹而不知何有愚庸哉故聖人裁成輔相以左右民左右天地者也
大寒大暑大風大雨其至不時者此謂四刑或遇以死或遇以生君子避之是亦傷人故吏者所以教順也三老里有司伍長者所以爲率也五者已具民無願者願其畢也故常以冬日順三老里有司伍長以冬賞罰使各應其賞而服其罰五者不可管子

卷十八

十三

花齋藏板

害則君之法犯矣此示民而易見故民不比也。

管子曰凡一年之中十二月作土功有時則爲之非其時而敗將何以待之管仲對曰常令水官之吏冬時行隄防可治者章而上之都都以春少事作之已作之後常案行隄有毀作大雨各葆其所可治者趣治以徒隸給大雨隄防可衣者衣之衛水可据者据之終歲以毋敗爲固此謂備之常時禍從何來所以然者獨水蒙壤自塞而行者江河之謂也歲高其隄所以不沒也春冬取土於中秋夏取土於外濁水入

之不能為敗桓公曰善仲父之語寡人畢矣然則寡人何事乎哉亟為寡人教側臣

朱長春評度地出于王制司空之職曰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此都邑之大制也而篇中歸重于水害害土者惟水害民者亦惟水也禹治水地平天成平土可居信為度地之要害哉周之澤衡漢之行河以此為官守重之矣漢水議具在篇中不贅要其文質實簡要有經理有治法有區畫有時節是地利國憲一種要言碩論非區區浮議漫詞者比可補冬官奉為水經

管子卷第十八終

卷十八

十四 花齋藏板

管子卷第十八終
卷十八
十四
花齋藏板

管子卷第十九

唐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明西湖 沈鼎新自玉

朱養純元一 參評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地員第五十八

地員者。土地高下水。泉深淺。各有其位。

禱篇九

夫管仲之匡天下也。其施七尺。施者大尺之名。其長七尺。賣田

悉徙。賣田。謂穿溝賣而溉田。悉徙。謂其地每年皆頁更易也。五種無不宜。其立

后而手實。謂立君以主之。手常握此地之實數也。春通賣田以下。屬五施。赤廬以下。屬四施。黃

管子

卷十九

一 花齋藏板

海地員山海。唐以下。屬三施。斥埴以下。屬再施。黑埴以下。屬一施。以外荒神。唯五土。唯五施。最爲土厚水深。吉土之氣。于宜立國。都

此以與內雜。建君而手其實。其木宜。阮菴與杜松。阮菴。一其草宜。物文章。妙品。謂土之所入也。

古言地止此。其後則水經。楚棘見是土也。命之曰五施。五七三十五尺而至於

註。趙用賢評言。泉。謂其地深五施。每施七尺。故呼音中角。謂此地號。居是士之民。其語音合於角。

其水倉。其民彊。赤廬。歷彊肥。歷。疎也。五種無不。宜其麻白。其布黃。其草宜白。茅與藿。其木宜赤棠。見

是土也。命之曰四施。四七二十八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商。其水白而甘。其民壽。黃唐無宜也。唐。虛也。唯宜黍

稌也。宜縣澤。常宜。縣。郡。行。廡。音。落。土既虛脆。不堪版築。注而澤。故爲行廡及籬落也。

角。其語音合於角。

注而澤。故爲行廡及籬落也。

沈氏新評由
五施而至一
施亦隨地深
而異后之二
于施亦然

地潤數毀。難以立邑置廡。其地遇潤則數頽毀。其草故不可立邑置廡也。

宜黍稷與茅。其木宜樵。椶桑。樵木名。椶桑。又曰柔桑也。見是土也。

命之曰三施。三七二十一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宮。其

泉黃而糗流徙。謂水糗糲之氣其泉居地中而流故曰流徙也。斤墮宜大菽

與麥。其草宜蕘。藿。其木宜杞。杞木名也。見是土也。命之曰

再施。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呼音中羽。其泉鹹。水流

徙。黑埴。宜稻麥。其草宜萍蓀。萍蓀草名。其木宜白棠。見是

土也。命之曰一施。七尺。而至於泉呼音中徵。其水黑

而苦。

管子 卷十九 二花齋藏板

凡聽徵如負猪豕。覺而駭。凡聽羽如鳴馬。在野。凡聽

宮如牛鳴。窳中。凡聽商如離羣羊。凡聽角如雉登木

以鳴。音疾以清。續按此言呼以聽土地之音。非謂他音皆然。凡將起五音

凡首。凡首謂音之總先也。先主一而三之。四開以合九九。一而三之

即四也。以是四開。合於五音。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

九也。又九九之為八十一也。素本宮。八十一數。生黃。以是生黃。鍾小素之首

以成宮。鍾之宮。而為五音之木。三分而益之。以一為

百有八為徵。黃鍾之數。本八十一。益以三分之一。不

無有三分而去其乘適足。以是生商。不無有。即有也。乘亦三分之一

也。三分百八而去一。餘有三分而復於其所。以是成

淺深理歸一
以辨泉清濁
黍故從審音
量衡俱生于
揚慎詳律度
精妙處
古人譬物之
之良然可見
五音想像合
有不同今以
羊雄之鳴各
似乎猪馬牛
音之聲響又
所謂中乎五
音合乎五音
五土之民語
趙用賢評言

朱養純評五
自之語因土
成響是至理

蘊賦評攷正
不必山海經

楊慎評青山
青龍所居是

不為東方木質
乃西金庚色
白金性剛此
山若下見堅
白之土是木
受剋而先枯
養故不可得
泉也其云天
壤始劫灰胎

羽三分七十二而益其一分二分有二分去其乘適足
以是成角三分九十六去其一分墳延者六施六七

四十二尺而至於泉墳延地名陝之芳七施七七四

十九尺而至於泉祀陝八施七八五十六尺而至於

泉柱陵九施七九六十三尺而至於泉延陵十施七

十尺而至於泉環陵十一施七十七尺而至於泉蔓

山十二施八十四尺而至於泉付山十三施九十一

尺而至於泉付山白徒十四施九十八尺而至於泉

中陵十五施百五尺而至於泉青山十六施百一十

管子 三 花齋藏板

二尺而至於泉青龍之所居庚泥春通庚金剛不可

得泉庚續其處既有青龍居又赤壤勢山十七施百

一十九尺而至於泉其下清商不可得泉清商神陛

山白壤十八施百二十六尺而至於泉其下駢石不

可得泉言有石駢密徙山十九施百三十三尺而至

於泉其下有灰壤不可得泉高陵土山二十施百四

十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縣泉春演自墳自陵

得泉已四矣又一加十四丈而高陵上山反不言無

泉何也地經曰山之吉者地泉鍾於下靈光發於頂
故高山之首多生雲烟降雨澤益地為坤山為艮一
剛一柔一高一下一其培婁陵丘迤迤帶者在坤艮之

姚樞評甫一
讀假長子鼓
之軒乎舞之

間非氣所鍾也。山上出泉，地經曰：天池往往鍾靈為
吉土。今名山至高多有之。其有側則其脈氣所落
而結也。故天眼石井、珠簾瀑布、玉乳玉潭、龍湫虎跑
蛟飛杖錫或天生或人力，或神通共泉多名。飲之益
人。冬夏常注，大旱不竭。上頂氣仰而升，故得泉淺，俯
氣在中，側氣在下。五泉者，山經三穴之法也。凡土與
山得水為上，相者眠就乾濕，視此為
進退地之氣在焉。氣合理曰地理。其地不乾，其草
如茅與走。如茅走皆草名。其木乃楠。楠木名。鑿之二尺乃至於

泉山之上。命曰復呂。其草魚腸與，猶其木乃柳。鑿之
三尺而至於泉山之上。命之曰泉英。其草斬白昌其

木乃楊。鑿之五尺而至於泉山之材。材，猶旁也。其草號與

蕎。音蕎。草名。其木乃格。鑿之二七十四尺而至於泉山之

管子 **卷十九** 四 花齋藏板

側其草菑與。萋其木乃品榆。鑿之三七十二一尺而

至於泉。凡草土之道各有穀造。謂此地生某草宜某穀造成也。或高

或下各有草土。葉下於鞏。葉亦草名。唯生葉無莖在鞏之下。鞏即鬱也。莊周所

謂憚。鞏下於覓。覓下於蒲。蒲下於葦。葦下於藿。藿下

於萋。萋下於莽。莽下於蕭。蕭下於薜。薜下於萑。萑音迨。元

蔚草也。一作萑。萑下於茅。凡彼草物有十二衰。衰謂草上下相重次也。

各有所歸。謂短者生於高者之下。九州之土為九十物。每州有

常而物有次。群土之長是唯五粟五粟之物。或赤或

青或白或黑或黃。五粟五章五粟之狀淖而不朋。朋如

劉勰評葉鞏
等草名有十
二

楊慎評聲
十五行管子
天下才共

五方燥濕之
宜歷歷指陳
如季札觀樂
也

朱表和評以
後每段俱有
韵

沈鼎新評土
亦有五色俱
從命水火火
土來物之生

杜種類亦廣
以變
張暉評從粟
土推五沃

葉水心評轉
韻成句酷似
賦體

振切剛而不韋韋音薄不濇車輪濇音泥不汚手足其種大重

細重白莖白秀無不宜也五粟之土若在陵在山在

隕在衍其陰其陽盡宜桐柞莫不秀長其榆其柳其

檉其桑其柘其櫟其槐其楊群木蕃滋數大條直以

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其地其樊俱宜竹箭藻

龜檀檀五臭生之薜荔白芷蘼蕪椒連五臭所校校謂

馨烈寡疾難老士女皆好其民工巧其泉黃白其人

夷姤夷平也姤好也言均善也五粟之土乾而不格格謂堅湛而

不澤無高下葆澤以處言常潤也是謂粟土粟土之次曰

管子 卷十九 五 花齋藏板

五沃五沃之物或赤或青或黃或白或黑五沃五物

各有異則五沃之狀剽忒蒙土蟲易全處剽堅也忒忒密也蒙上

謂其土多竅穴若蒙多竅故蟲處之易全忒剽不白下乃以澤既堅密故常潤濕而

不乾白此乃蕪澤之地也其種大苗細苗音形莖黑秀箭長音赤也

箭長謂若竹箭之長五沃之土若在丘在山在陵在岡若在陬

陵之陽其左其右宜彼羣木桐柞扶扶音無檀檀音春及彼

白梓其梅其杏其桃其李其秀生莖起其棘其棠其

槐其楊其榆其桑其杞其枋羣木數大條直以長其

陰則生之植藜其陽則安樹之五麻若高若下不釋

趙用賢評類
作類疵節也

言大麻疏美

無疵節小麻

條理易治故

如練絲也

疇所其麻大者如箭如葦大長以美其細者如藿如

蒸欲有與各大者不類欲有施與則以麻之大而類也小者則治揣

而藏之若衆練絲言細麻既治揣而藏故若練絲五臭疇生疇隴也謂為隴

也而種蓮與麩蕪藁本白芷其澤則多魚牧則宜牛羊

其泉白青其人堅勁寡有疥騷終無疥醒疥首疾也醒酒病也

五沃之土乾而不斥斥湯鹵湛而不澤無高下葆澤以

處是謂沃土沃土之次曰五位五位之物五色襍英

各有異章五位之狀不塌不灰塌謂堅不相著青忞以落音

及謂色青而細密和治以相及也其種大葦無細葦無舣莖白秀五

管子 卷十九 六 花齋藏板

位之土若在岡在陵在墮在衍在丘在山皆宜竹箭

求甕求甕亦竹類也猶檀其山之淺有籠與斤籠斤並古草名羣木

安遂條長數大安和易遂競長數謂速長其桑其松其杞其茸茸木

名種木胥容榆桃柳棟音棟羣藥安生薑與桔梗小辛

大蒙大蒙藥名其山之臬臬猶顛也多桔符榆其山之末有箭

與苑其山之旁有彼黃蠶及彼白昌山藜葦芑羣藥

安聚以圍民殃其林其澆其槐其棟其柞其穀羣木

安遂鳥獸安施施謂有以爲生既有麋鹿又且多鹿其泉青

黑其人輕直省事少食言其性廉無高下葆澤以處

曾彥評從五
沃推五位

朱養和評上
五粟五沃不
言山此言山
之淺鳥末旁

曾彥評從五位推五應土

狀至此始言

色

是謂位土。位土之次曰五蔭。五蔭之狀黑土黑落。地落

也。青怵以肥。芬然若灰。芬然。壤起貌。其種樞葛。柚莖黃秀。

志目。志目。謂穀實怒開也。其葉若苑。苑。謂薶結。以蓄殖果木。不若三

土。三土。謂五粟。五沃。五位。以十分之二。言於三土十分。已不是。如其二分餘做此。

謂蔭土。蔭土之次曰五壤。五壤之狀芬然若澤。若屯

曾彥評從五應推五壤。行澤而起。

土。言其土得澤。則墳起。為堆。故曰屯土也。其種大水腸。細水腸。柚莖黃

秀。以慈忍。水旱無不宜也。耐。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

十分之二。是謂壤土。壤土之次曰五浮。五浮之狀捍

曾彥評從五應推五浮。言其堅碎。

然如米。捍。堅貌。其土屑碎如米。以葆澤不離不圻。其忍忍蔭。忍。蔭

管子 卷十九 七 花齋藏板

草。忍葉如藿葉。以長孤茸。草之狀。若狐也。黃莖黑莖黑秀。其

粟大無不宜也。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二。凡

曾彥評從五應推五恣。色黃而虛。

上土三十物。種十二物。中土曰五恣。五恣之狀廩焉。

如盪。盪。猶疆也。春通。下有糠以肥。此盪與濫同。潤濕以處。其種大稷細稷。

柚莖黃秀。慈忍水旱。細粟如麻。其繁美。若麻也。蓄殖果木。不

曾彥評從五應推五纏。言剛經也。

若三土以十分之三。恣上之次曰五纏。音慮。五纏之狀

疆力剛堅。其種大耶。耶細耶。耶。草名。莖葉如扶。樵亦草。

其粟大。言其粒大。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三。纏

曾彥評從五應推五縹。

土之次曰五縹。五縹之狀芬焉。若糠以肥。謂其地色黃而虛。

曾彥評從五
盪推五剽

其種大荔細荔青莖黃秀蓄殖果木不若三土以十

分之三盪土之次曰五剽五剽之狀華然如芬以脈

謂其地色青紫若脈然也其種大秬網秬秬黑黑莖青秀蓄殖果

木不若三土以十分之四剽土之次曰五沙五沙之

狀粟焉如屑塵厲言其地粟碎故若屑其種大蕘細

蕘蕘草白莖青秀以蔓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

之四沙上之次曰五塌五塌之狀累然如僕累僕附

其地附著而重累也 不忍水旱其種大樛杞細樛杞木黑莖黑

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四凡中土三十物

管子 卷十九 八 花齋藏板

曾彥評從五
塌推五猶

種二十物下土曰五猶五猶之狀如糞其種大華細

華草白莖黑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猶

上之次曰五壯五壯之狀如鼠肝其種青梁黑莖黑

秀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五壯土之次曰五

殖五殖之狀甚澤以疏離圻以臞瘠其種厲膳草黑

實朱跗黃實附花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之六

五殖之次曰五穀五穀之狀婁婁然婁婁不忍水旱

其種大菽細菽多白實蓄殖果木不如三土以十分

之六穀土之次曰五鳧五鳧之狀堅而不豁雖堅不

曾彥評從五
殖推五穀

曾彥評從五
穀推五鳧

也。其種陵稻。陵稻，謂陸生稻。黑鷲馬，夫。皆草名也。蓄殖果木，不如

三土以十分之七。鼻土之次曰五。築五築之狀甚鹹。

以苦。其物為下。其種白稻長狹。謂稻之形長而狹也。蓄殖果木

不如三土以十分之七。凡下土三十物。其種十二物。

凡土物九十。其種三十六。

朱長春評不攬天官不知天之變也不讀地員山經不知地之變也不知其變不知其大山經簡而穆志惟於夷上古之文也地員博而奇衍夷為惟中古之文也雖然其非管子書耶管子東表之人也任不歷數國位不偏九服車不通于四方四賣譯不至於九重八荒以手實七尺而二十施五山十一草九州三土九十物臚列而標命之晰如也得乎通天地人口儒三代之上春秋之間必有廣

管子

卷十九

九

花齋藏板

輿辨土定方之家自有一種物宜地利之書以教民樹藝而安居其餘耶秦不火者樹種之書後世最淺近有田家五行與小正並行而圖經本草穀木花果譜各亦有別傳則古之地藏來久矣神禹聖童八年四載以奠九州其志於貢者經于山海者外傳于其經傳所不盡或又從而收志之則地員又山經之支疏也乎哉非此一神一聖隨刊濬封涉歷胼胝從其施尺以載所見分所員後世更誰有足述編天下者又安條其土泉草物縷縷而眉列之則夢與其傳說宛言與先王之制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其大畧余未有如此詳者周禮冬官欽此地員諸篇凡言水土可為

補外

朱長春又評自六施至二十而首自五施反至一施土之善維五得氣不及已淺過已深然五土合五音民之常居也故同命土無別名墳延以下則有名以土合音以音族土以人音合樂音故五施

之後先叙叶五聽歸本五音然後順次十五變則
畧矣攬者以陸離錯繆曰文奇不知奇故無奇理
合爾
爾

弟子職第五十九

禱篇十

梅士亭評此
篇詳于勿職
而畧于聖功

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温恭自虛必虛其心然所受是

極極謂盡其本原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温柔孝悌毋驕持力

驕而恃力則志毋虛邪虛謂虛偽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

就有德顏色整齊中心必式法式夙興夜寐衣帶必飾

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謂學則春通極丘

大小學一於極唯虛受極

管子 卷十九 十一 花齋藏板

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既拚盥漱掃席前日拚盥潔手漱滌口執事

有恪攝衣共盥謂供先生之盥器也先生乃作沃盥徹盥謂既盥而

賓客危坐鄉師顏色毋忤忤謂變其容貌受業之紀必由長

始先從長者教也一周則然其餘則否謂始教一周則從長始

始誦必作其次則已始誦而作以敬事端也至於次誦則不然

凡言與行思中以爲紀思合中和以爲綱紀古之將興者必由

此始必先中和然後可與後至就席狹坐則起狹坐之人見後至者則當起

若有賓客弟子駿作迅起也對客無讓績按弟子供給使令不敢亢禮

程敏政評可
以去忌去驕

沈鼎新詩毋
驕二語已具
大人

岳正評復業
問疑是大學
周

也應且遂行趨進受命受先生命。所求雖不在必以反命。

求雖不得必當反白。反坐復業。若有所疑。捧手問之。師出皆起。

至於食時。先生將食。弟子饌饋饋謂選具其食。攝衽盥漱。跪

坐而饋。置醬錯食。陳膳毋悖。凡置彼食。鳥獸魚鱉。必

先菜羹先菜後肉。羹。馘中別馘謂肉而細切。馘在醬前遠馘近醬。

食之。其設要方其陳設食器要令成方也。飯是為卒既飯而食則卒也。左

酒右醬左酒右醬。告具而退。捧手而立。三飯二叶三飯。

食。必二左執虛豆右執挾七。匕者所以載鬲實。故

還而貳貳謂再益。唯。嗛之。視食盡。同。嗛以齒齒類也。謂食者則以其所。

管子卷十九。花齋藏板十一。

盡之類。而進續按齒。次序也。如菜肉同盡。則先益菜

後益肉也。春通記長者舉未酬少者不敢飲又君未。

覆手不敢殮。此同周則有始柄尺不跪是謂貳紀。有豆

柄。長尺則立而進之此是再益之剛紀也。先生已食。弟子乃徹。趨走進漱。

拚前歛祭既食畢掃席前并搜歛所祭也。先生有命。弟子乃食。以齒

相要。坐必盡席所謂食坐盡前。飯必捧擊。羹不以手當以亦。

有據膝。毋有隱肘隱肘則大伏也。既食。乃飽。循。咥。覆手咥口也。覆。

手而循之。所以振衽掃席。以拂席之汚謂振其底衽。已食者。作。摳

衣而降。旋而鄉席。各徹其餽。如於賓客賓客食畢亦自徹也。既

何俊良評古
商銘云。嗛嗛
之食不足。任

也。此亦其意

沈維垣評食
必以禮曲盡
其道

徹并器。乃還而立并謂藏去也。凡拚之道。實水于盤次用泛灑。

朱養和評古
人重酒掃且
有節度

攘臂袂及肘恐濕其袂且不便於事也堂上則播灑室中握手堂

寬故播散而灑室中灑水將掃執箕膺楪厥中有帚搯舌也既

千戶側謂倚箕於戶側也凡拚之紀必由奧始西南隅也俯仰磬

折拚毋有徹徹動也不得觸動他物也拚前而退謂從前掃而却退也聚於

戶內謂聚其所歸之穢壞於戶內也坐板排之板穢時以手排之也以葉適已

適已猶實帚于箕先生若作乃興而辭以拚未畢故辭之令止也

坐執而立坐執謂獨坐執箕也春通坐古作踞遂出弃之既拚反立是

協是稽謂合也稽考也暮食復禮謂復朝之禮也昏將舉火

管子 卷十九 花齋藏板

執燭隅坐錯總之法橫于坐所總設燭之束也櫛之遠近乃

承厥火櫛謂燭盡察其將盡之遠近乃更以燭承取火也居句如矩句謂著燭處言

燭之法矩法也蒸閒容蒸然者處下間必令容蒸然

燭者必處燭者居上未燃者居下則久易燃也捧椀以為緒緒然燭盡也椀

手正櫛有墮代燭燒燭者有墮即令其次代之也交坐毋倍尊者乃

取厥櫛遂出去先執燭者既捧椀以貯櫛之餘緒遂以左手正櫛而投其緒于椀中

而交坐于其處前執燭者乃取櫛而出弃之也先

生將息弟子皆起敬奉枕席問所何趾俶衽則請有

常則否俶始也變其衽席則當問其所趾若有常處則不請也先生既息各就

為燭故為之總蒸細薪也稍寬其束使其蒸閒可各容一蒸以通火氣又使已燃者居上未燃者居下則久易燃也

其友相切相磋。各長其儀。周則復始。是謂弟子之紀。
朱長春評。弟子職。是古左塾師學規。以養蒙求者。故韻格相叶。便於童兒課讀。不知何代何師所著。其辭文近二禮中祝銘之體。意成周設鄉學。頒定教儀。管子書中存之。以教五鄉之士之子耳。少儀小學。禱述禮節。而此專屬書堂教條。子游示灑掃應對進退。此足略具格式矣。

言昭第六十七

禱篇十一

脩身第六十一

禱篇十二

問霸第六十二

禱篇十三

牧民解第六十三

管子解一

管子第十九卷終

卷十九

十三

花齋藏板



管子卷第二十

唐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沈鼎新自玉

唐

蘆泉劉 績

續

增註

明西湖

朱養純元一

叅評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形勢解第六十四

管子解二

高字新

孔穎達評不崩不涸是山木不絕處推之人物皆然

山者物之高者也。惠者主之高行也。慈者父母之高行也。忠者臣之高行也。孝者子婦之高行也。故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主惠而不解。則民奉養。父母慈而不解。則子婦順。臣下忠而不解。則爵祿至。子婦孝而不解。則美名附。故節高而不解。則所欲得矣。解則不得。故曰：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

管子

卷二十

一

花齋藏板

沈鼎新評上言高曰所欲得此言生曰所欲至可見人皆有欲特患人主自解且高自失其生可

淵者衆物之所生也。能深而不涸。則沈玉至。主者人之所仰而生也。能寬裕純厚而不苛忤。則民人附。父母者子婦之所受教也。能慈仁教訓而不失理。則子婦孝。臣下者主之所用也。能盡力事上。則當於主。子婦者親之所以安也。能孝弟順親。則當於親。故淵涸而無水。則沈玉不至。主苛而無厚。則萬民不附。父母暴而無恩。則子婦不親。臣下隨而不忠。則卑辱困窮。

曾彥評推常
則不變天人
原自合

子婦不安親則禍憂至故淵不涸則所欲者至涸則不至故曰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

天覆萬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以理終而復始主牧萬民治天下莅百官主之常也治之以法終而復始和子孫屬親戚父母之常也治之以義終而復始敦敬忠信臣下之常也以事其主終而復始愛親善養思敬奉教子婦之常也以事其親終而復始故天不失其常則寒暑得其時日月星辰得其序主不失其常則羣臣得其義百官守其事父管子

卷二十

二

花齋藏板

母不失其常則子孫和順親戚相驩臣下不失其常則事無過失而官職政治子婦不失其常則長幼理而親疎和故用常者治失常者亂天未嘗變其所以治也故曰天不變其常。

地生養萬物地之則也治安百姓主之則也教護家

行則字規切

事父母之則也正諫死節臣下之則也盡力其養子

婦之則也地不易其則故萬物生焉主不易其則故

百姓安焉父母不易其則故家事辨焉臣下不易其

則故主無過失子婦不易其則故親養備具故用則

楊慎評入地
則爲割亦開
心故格而無
深意

者安不用則者危地未常易其所以安也故曰地不易其則

葉水心評節不可更王政所以配造化

春者陽氣始上故萬物生夏者陽氣畢上故萬物長秋者陰氣始下故萬物收冬者陰氣畢下故萬物藏故春夏生長秋冬收藏四時之節也賞賜刑罰主之節也四時未嘗不生殺也主未嘗不賞罰也故曰春秋冬夏不更其節也

天覆萬物而制之地載萬物而養之四時生長萬物而收藏之古以至今不更其道故曰古今一也

管子

卷二十

三 花齋藏板

李泌評威立於民民何可不得

楊慎評此際深居靜攝之病然有自輕其威者此亦是藥也

蛟龍水蟲之神者也乘於水則神立失於水則神廢人主天下之有威者也得民則威立失民則威廢蛟龍待得水而後立其神人主待得民而後成其威故曰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

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而載之人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豹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威人主去其其幽而迫於民則民輕之而傲其勢故曰虎豹託幽而威可載也

郭正域評人
君心如風雨
則怨怒不及

劉總評同民
好惡故政樂
而令行

風漂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貴賤美惡。雨濡物者也。雨之所墮不避大小彊弱。風雨至公而無私。所行無常。鄉人雖遇漂濡而莫之怨也。故曰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

人主之所以令則行禁則止者。必令於民之所好而禁於民之所惡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莫不欲利而惡害。故上令於生利人。則令行。禁於殺害人。則禁止。令之所以行者。必民樂其政也。而令乃行。故曰貴有以行令也。

管子

卷二十

四

花齋藏板

朱養純評民
之亡身必曰
致利不然恐
水載舟亦覆
舟矣

人主之所以使下盡力而親上者。必爲天下致利除害也。故德澤加於天下。惠施厚於萬物。父子得以安羣。生得以育。故萬民驩盡其力而樂爲上用。入則務本。疾作以實倉廩。出則盡節死敵。以安社稷。雖勞苦卑辱而不敢告也。此賤人之所以亡其卑也。故曰賤有以亡卑。

程敏政評欲
術令必先樂
民

起居時。飲食節。寒暑適。則身利而壽命益。起居不時。飲食不節。寒暑不適。則形體累而壽命損。人情而侈。則貧力而儉則富。夫物莫虛至。必有以也。故曰壽夭

貧富無徒歸也。法立而民樂之。令出而民銜之法。令之合於民心。如符節之相得也。則主尊顯。故曰銜令者君之尊也。

沈維垣評謂
伏二字見治
原

人主出言順於理。合於民情。則民受其辭。民受其辭。則名聲章。故曰受辭者名之運也。明主之治天下也。靜其民而不擾。佚其民而不勞。不擾則民自循。不勞則民自試。故曰上無事而民自試。

人主立其度量。陳其分職。明其法式。以益其民。而不以言先之。則民循正。所謂抱蜀者。祠器也。故曰抱蜀管子
卷二十
五
花齋藏板
不言而廟堂既修。

張榜河歌樂
美行民藝之
好

將將鴻鵠。貌之美者也。貌美。故民歌之。德義者行之美者也。德義美。故民樂之。民之所歌樂者。美行德義也。而明主鴻鵠有之。故曰鴻鵠將將維民歌之。

朱養和評得
人所以致治
古今一軌

濟濟者。誠莊事斷也。多士者。多長者也。周文王誠莊事斷。故國治。其羣臣明理以佐主。故主明。主明而國治。竟內被其利澤。殷民舉首而望文王。願爲文王臣。故曰濟濟多士。殷民化之。

紂之爲主也。勞民力。奪民財。危民死。冤暴之令。加於

百姓。憮毒之使施於天下。故大臣不親小民疾怨。天下叛之。而願爲文王臣者。紂自取之也。故曰紂之失也。

柯潛評甚搖語甚危

新解

無儀法程式。蜚搖而無所定。謂之蜚蓬之問。蜚蓬之問。明主不聽也。無度之言。明主不許也。故曰蜚蓬之問不在所賓。

道行則君臣親。父子安。諸生育。故明主之務。務在行道。不顧小物。燕爵物之小者也。故曰燕爵之集。道行不顧。

管子

卷二十

六

花齋藏板

何良俊評亦明德惟馨之意

明主之動靜得理義。號令順民心。誅殺當其罪。賞賜當其功。故雖不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神助之。天地與之。舉事而有福。亂主之動作失義理。號令逆民心。誅殺不當其罪。賞賜不當其功。故雖用犧牲珪璧。禱於鬼神。鬼神不助。天地不與。舉事而有禍。故曰犧牲珪璧不足以享鬼。

主之所以爲功者。富強也。故國富兵強。則諸侯服。政鄰敵畏其威。雖不用寶幣事諸侯。諸侯不敢犯也。主之所以爲罪者。貧弱也。故國貧兵弱。戰則不勝。守

蘇軾評羿與
造父奚仲取
譬恰中舍道
術巧而求治
其何能治
楊慎評別淺
以見深

則不固。雖出名器重寶。以事鄰敵。不免於死亡之患。
故曰主功有素。寶幣奚爲。

羿古之善射者也。調和其弓矢而堅守之。其操弓也
審其高下有必中之道。故能多發而多中。明主猶羿
也。平和其法。審其廢置而堅守之。有必治之道。故能
多舉而多當。道者羿之所以必中也。主之所以必治
也。射者弓弦發矢也。故曰羿之道非射也。

造父善馭馬者也。善視其馬。節其飲食。度量馬力。審
其足走。故能取遠道。而馬不罷。明主猶造父也。善治
管子
其民。度量其力。審其技能。故立功而民不困傷。故術
者造父之所以取遠道也。主之所以立功名也。馭者
操轡也。故曰造父之術非馭也。

管子 卷二十

七 花齋藏板

張嶠評眾理
相當語幽括

奚仲之爲車器也。方圍曲直。皆中規矩鉤繩。故機旋
相得。用之牢固。成器堅固。明主猶奚仲也。言辭動作
皆中術數。故眾理相當。上下相親。巧者奚仲之所以
爲器也。主之所以爲治也。斲削者斤刀也。故曰奚仲
之巧非斲削也。

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於

四方無釋也。故欲來民者先起其利。雖不召而民自至。設其所惡。雖召之而民不來也。故曰召遠者使無爲焉。

莅民如父母。則民親愛之。道之純厚。遇之有實。雖不

有。致。

姚樞評依種不識不知之風。

言曰。吾親民而民親矣。莅民如仇讐。則民踈之道。不厚。遇之無實。詐僞竝起。雖言曰。吾親民。民不親也。

故曰親近者言無事焉。

朱養和評鸚冠亦曰夜行惟心陰爲之行。

明主之使遠者來而近者親也。爲之在心。所謂夜行者。心行也。能心行德則天下莫能與之爭矣。故曰唯

管子

卷二十

八

花齋藏板

夜行者獨有之乎。

爲主而賊。爲父母而暴。爲臣下而不忠。爲子婦而不孝。四者人之大失也。大失在身。雖有小善不得爲賢。所謂平原者下澤也。雖有小封不得爲高。故曰平原之隰。奚有於高。

黃震評調媚矣。

爲主而惠。爲父母而慈。爲臣下而忠。爲子婦而孝。四者人之高行也。高行在身。雖有小過。不爲不肖。所謂大山者。山之高者也。雖有小隈。不以爲深。故曰大山之隈。奚有於深。

岳正評警懼
人蔽主明于
古則戒

毀訾賢者之謂訾。推譽不肖之謂譽。訾譽之人得用則人主之明蔽而毀譽之言起。任之大事則事不成而禍患至。故曰訾譽之人勿與任大。明主之慮事也。爲天下計者謂之讒臣。讒臣則海內被其澤。澤布於天下。後世享其功久遠而利愈多。故曰讒臣者可與遠舉。

沈鼎新評顧
憂所以筆言
行

聖人擇可言而後言。擇可行而後行。偷得利而後有害。偷得樂而後有憂。聖人不爲也。故聖人擇言必顧其累。擇行必顧其憂。故曰顧憂者可與致道。

管子

卷二十

九

花齋藏板

魏賦評舉長
便非計速

小人者枉道而取容。適主意而偷說。備利而偷得。如此者其得之雖速。禍患之至亦急。故聖人去而不用也。故曰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舉一而爲天下長利者。謂之舉長。舉長則被其利者衆。而德義之所見遠。故曰舉長者可遠見也。

天之裁大。故能兼覆萬物。地之裁大。故能兼載萬物。人主之裁大。故容物多。而衆人得比焉。故曰裁大者衆之所比也。

貴富尊顯。民歸樂之。人主莫不欲也。故欲民之懷樂。

已者必服道德而勿厭也。而民懷樂之。故曰美人之定服而勿厭也。

李泌評得戒必諾戒必方是聖人之言

聖人之求事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故義則求之。不義則止。可則求之。不可則止。故其所得事者。常爲身寶。小人之求事也。不論其禮義。不計其可否。不義亦求之。不可亦求之。故其所得事者。未嘗爲賴也。故曰必得之事。不足賴也。

聖人之諾已也。先論其理義。計其可否。義則諾。不義則已。可則諾。不可則已。故其諾未嘗不信也。小人不管子
卷二十
十
花齋藏板

義亦諾。不可亦諾。言而必諾。故其諾未必信也。故曰必諾之言。不足信也。

何俊良評善立者去小謹大

謹於一家。則立於一家。謹於一鄉。則立於一鄉。謹於一國。則立於一國。謹於天下。則立於天下。是故其所謹者小。則其所立亦小。其所謹者大。則其所立亦大。故曰小謹者不大立。

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明

主不厭人。故能成其衆。士不厭學。故能成其聖。養疾

切嫌者多。所惡也。諫者所以安主也。食者所以肥體移

楊枕評納諫正以肥身

也。主惡諫則不安。人饗食則不肥。故曰饗食者不肥體也。

朱養知評惟公則年

言而語道德忠信孝弟者。此言無弃者。天公平而無私。故美惡莫不覆。地公平而無私。故小大莫不載。無弃之言。公平而無私。故賢不肖莫不用。故無弃之言者。參伍於天地之無私也。故曰有無弃之言者。必參之於天地矣。

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長。不任其所短。故事無不成。而功無不立。亂主不知物之各有所長所短也。而責

管子

卷二十

十一 花齋藏板

必備。夫慮事定物。辯明禮義。人之所長。而蝮蟻

上如由切

葉永心評使入所以重器使

下于元切之所短也。緣高出險。蝮蟻之所長。而人之所短

也。以蝮蟻之所長。責人。故其令廢而責不塞。故曰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蝮蟻飲焉。

明主之舉事也。任聖人之慮。用衆人之力。而不自與焉。故事成而福生。亂主自智也。而不因聖人之慮。矜奮自功。而不因衆人之力。專用已。而不聽正諫。故事敗而禍生。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禍也。

馬者。所乘以行野也。故雖不行於野。其養食馬也。未

周元會評事川最壞事



孔穎達評無
取者深于取

程敏評廣
理句新異

趙鼎其評功
夫正衰可為
忘邪之為

嘗解惰也。民者所以守戰也。故雖不守戰其治養民也。未嘗解惰也。故曰不行其野不違其馬。

天生四時地生萬財以養萬物而無取焉。明主配天地者也。教民以時勸之以耕織以厚民養而不伐其功不私其利。故曰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

解惰簡慢以之事主則不忠以之事父母則不孝以之起事則不成。故曰怠倦者不及也。

以規矩為方圓則成以尺寸量長短則得以法數治民則安。故事不廣於理者其成。若神故曰無廣者疑

管子

卷二十

十二

花齋藏板

神續按謂操其要而不泛求也

事主而不盡力則有刑。事父母而不盡力則不親。受業問學而不加務則不成。故朝不勉力務進夕無見功。故曰朝忘其事夕失其功。

中情信誠則名譽美矣。修行謹敬則尊顯附矣。中無情實則名聲惡矣。修行慢易則污辱生矣。故曰邪氣襲內正色乃衰也。

為人君而不明君臣之義以正其臣則臣不知於為臣之理以事其主矣。故曰君不君則臣不臣。

劉勰評和之
福不止合行

蘇軾評萬物
程式一語該
盡

黃震評愛中
之畏無不樂
用

柯潛評樂之
生之君君自
為地

為人父而不明父子之義。我以教其子而整齊之。則子不知為人子之道。以事其父矣。故曰父不父子不子。君臣親上下和萬民輯。故主有令則民行之。上有禁則民不犯。君臣不親上下不和萬民不輯。故令則不行。禁則不止。故曰上下不和令乃不行。

言辭信動作莊衣冠正則臣下肅言辭慢動作虧衣冠惰則臣下輕之。故曰衣冠不正則賔者不肅儀者萬物之程式也。法度者萬民之儀表也。禮義者尊卑之儀表也。故動有儀則令行無儀則令不行。故曰進

管子

卷二十

十三

花齋藏板

退無儀則政令不行

人主者溫良寬厚則民愛之。整齊嚴莊則民畏之。故民愛之則親畏之。則用夫民親而為用主之所急也。故曰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

人主能安其民則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憂則憂之。有難則死之。主視民如土則民不為用。主有憂則不憂。有難則不死。故曰莫樂之則莫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

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衰者。上之所以加施於民

沈氏新評扶
持數語可謂
見宗

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上施薄則民之報上亦薄。故薄施而厚責。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故曰往者不至。來者不極。

道者扶持衆物。使得生育。而各終其性命者也。故或以治鄉。或以治國。或以治天下。故曰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聞道而以治一鄉。親其父子。順其兄弟。正其習俗。使民樂其上。安其土。爲一鄉主幹者。鄉之人也。故曰有聞道而好爲鄉者。一鄉之人也。

管子
卷二十
十四
花齋藏板

民之從有道也。如飢之先食也。如寒之先衣也。如暑之先陰也。故有道則民歸之。無道則民去之。故曰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

道者所以變化身。而之正理者也。故道在身則言自順。行自正。事君自忠。事父自孝。遇人自理。故曰道之所設身之化也。

天之道滿而不溢。盛而不衰。明主法象天道。故貴而不驕。富而不奢。行理而不惰。故能長守貴富。久有天下而不失也。故曰持滿者與天。

明主救天下之禍。安天下之危者也。夫救禍安危者。

張暉評持滿
最難

曾彥評道變
化身渾朴

朱長春評即
惡盈好謙意

姚樞評天道
總在同民

必待萬民之爲用也。而後能爲之。故曰。安危者與人地大國富。民衆兵彊。此盛滿之國也。雖已盛滿。無德厚以安之。無度數以治之。則國非其國。而民無其民也。故曰。失天之度。雖滿必涸。

臣不親其主。百姓不信其吏。上下離而不和。故雖自安。必且危之。故曰。上下不和。雖安必危。

主有天道以禦其民。則民一心而奉其上。故能貴富。而久王天下。失天之道。則民離叛而不聽從。故主危。而不得久王天下。故曰。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

管子 卷二十

十五

花齋藏板

人主務學術數。務行正理。則化變日進。至於大功而愚人不知也。亂主淫佚邪枉。日爲無道。至於滅亾而不自知也。故曰。莫知其爲之。其功旣成。莫知其舍之也。藏之而無形。

古者三王五伯。皆人主之利天下者也。故身貴顯。而子孫被其澤。桀紂幽厲。皆人主之害天下者也。故身困傷。而子孫蒙其禍。故曰。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

視之往。

梅士享評說
到子孫意甚
深源

張榜評利民者帝王之寶

神農教耕生穀以致民利禹身決瀆斬高橋下以致民利湯武征伐無道誅殺暴亂以致民利故明王之動作雖異其利民同也故曰萬事之任也異起而同歸古今一也

何俊良評惟理無私

棟生橈不勝任則屋覆而人不怨者其理然也弱子慈母之所愛也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則慈母咎之故以其理動者雖覆屋不爲怨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必咎故曰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筆

行天道出公理則遠者自親廢天道行私爲則子母管子
卷二十
十六
花齋藏板

朱養純評勝敗死巧拙然巧詐終不知拙誠

相怨故曰天道之極遠者自親人事之起近親造怨古者武王地方不過百里戰卒之衆不過萬人然能戰勝攻取立爲天子而世謂之聖王者知爲之之術也桀紂貴爲天子富有海內地方甚大戰卒甚衆而身死國亡爲天下僂者不知爲之之術也故能爲之則小可爲大賤可爲貴不能爲之則雖爲天子人猶奪之也故曰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也

明主上不逆天天下不曠地故天子之時地生之財亂主上逆天道下絕地理故天不予時地不生財故曰

程敏政評大
小由天在人
善承天

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

古者武王天之所助也。故雖地小而民少。猶之爲天子也。桀紂天之所違也。故雖地大民衆。猶之困辱而死亾也。故曰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大必削。

劉勰評可憐
交道

與人交多詐。爲無情實。偷取一切。謂之烏集之交。烏集之交。初雖相驩。後必相咄。故曰烏集之交。雖善必親。

聖人之與人約結也。上觀其事。君也。內觀其事。親也。

管子

卷二十

十七

花齋藏板

郭正域評然
信友又卽是
忠臣孝子

必有可知之理。然後約結。約結而不襲於理。後必相倍。故曰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

明主與聖人謀。故其謀得。與之舉事。故其事成。亂主與不肖者謀。故其計失。與之舉事。故其事敗。夫計失而事敗。此與不可之罪。故曰毋與不可。

沈維垣評量
力而使方能
管人

明主度量人力之所能爲。而後使焉。故令於人之所能爲。則令行。使於人之所能爲。則事成。亂主不量人力。令於人之所不能爲。故其令廢。使於人之所不能爲。故其事敗。夫令出而廢。舉事而敗。此彊不能之罪。

也故曰毋彊不能

狂惑之人告之以君臣之義父子之理貴賤之分不信聖人之言也而反害傷之故聖人不告也故曰毋告不知

揚慎詳須先相人品

與不肖者舉事則事敗使於人之所不能為則令廢告狂惑之人則身害故曰與不可彊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

葉水心評切中世病

常以言翹明其與人也其愛人也其有德於人也以此為友則不親以此為交則不結以此有德於人則

管子

卷二十

十八

花齋藏板

不報故曰見與之友幾於不親見愛之交幾於不結見施之德幾於不報四方之所歸心行者也

明主不用其智而任衆人之智不用其力而任衆人之力故以聖人之智思慮者無不知也以衆人之力起事者無不成也能自去而因天下之智力起則身逸而福多亂主獨用其智而不任衆人之智獨用其力而不任衆人之力故其身勞而禍多故曰獨任之國勞而多禍

沈鼎新評衡石程書只是不自去而善因

明主內行其法度外行其理義故鄰國親之與國信

之有患則鄰國憂之。有難則鄰國救之。亂主內失其百姓。外不信於鄰國。故有患則莫之憂也。有難則莫之救也。外內皆失。孤特而無黨。故國弱而主辱。故曰獨國之君卑而不威。

孔穎達評別
出聖人則知
人不可亂用

明主之治天下也。必用聖人而後天下治。婦人之求夫家也。必用媒而後家事成。故治天下而不用聖人。則天下乖亂而民不親也。求夫家而不用媒。則醜耻而人不信也。故曰自媒之女醜而不信。

管子
卷二十
十九
花齋藏板
明主者人未之見而有親心焉者。有使民親之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往之。故曰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

姚樞評使不
忘處最微

堯舜古之明主也。天下推之而不倦。譽之而不厭。久遠而不忘者。有使民不忘之道也。故其位安而民來之。故曰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

朱養純評上
蔽下塵蔽下
不得通上不

日月昭察萬物者也。天多雲氣蔽蓋者。衆則日月不明。人主猶日月也。羣臣多姦立私以擁蔽主。則主不得昭察其臣。下臣下之情不得上通。故姦邪日多。而人主愈蔽。故曰日月不明。天不易也。

山物之高者也。地險穢不平易，則山不得見。人主猶山也。左右多黨，比周以壅其主，則主不得見。故曰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

人主出言不逆於民心，不悖於理義，其所言足以安天下者也。人唯恐其不復言也。出言而離父子之親，疏君臣之道，害天下之衆，此言之不可復者也。故明主不言也。故曰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人主身行方正，使人有禮，遇人有理，行發於身而爲天下法式者，人唯恐其不復行也。身行不正，使人暴虐，遇人不信，行發於身而爲天下笑者，此不可復之行。故明主不行也。故曰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

管子

卷二十

二十一
花齋藏板

暴也。故言而不信，則民不附行而賊暴。則天下怨民不附天下，怨此滅亾之所從生也。故明主禁之。故曰凡言之不可復，行之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宋長春語諸解與宙合不同。宙合言精自經自傳一綱一目所自申其說也。諸解長條大葉體不相合。義又粗疏。明是周秦漢之間，法家爲管子演其說而解之，拘俗淺漫，無所發明，亦無證解。時或牴牾，不如韓之解老遠矣。但解義自三代以來，首爲創體。與後世就文通詁註疏不同，則天地間傳註

未泰和評有
物有恒言行
可後再矣

一家古式宗門耶。後來唯郭象註莊。借文立論。自
相自發。雖本宗時謬。自成一說。其原出於此。他皆
經生家門戶耳。

管子卷二十終

管子

卷二十

二十一

花齋藏板



管子卷第二十一

立政九敗解第六十五

管子解三

程敏政評莫知治亂疆弱豈不予敵

人君唯毋聽寢兵則羣臣賓客莫敢言兵然則內之不知國之治亂外之不知諸侯強弱如是則城郭毀壞莫之築補甲弊兵彫莫之修繕如是則守圍之備毀矣遼遠之地謀邊竟之士修百姓無圍敵之心故曰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

非弱即惑

人君唯毋聽兼愛之說則視天下之民如其民視國如吾國如是則無并兼攘奪之心無覆軍敗將之事管子

卷二十一

一 花齋藏板

胡瑗評始知有教士良將方可戰勝廟堂

然則射御勇力之士不厚祿覆軍殺將之臣不貴爵如是則射御勇力之士出在外矣我能毋攻人可也不能令人毋攻我彼求地而予之非吾所欲也不予而與戰必不能勝也彼以教士我以馭眾彼以良將我以無能其敗必覆軍殺將故曰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

沈氏新評全生而無以自守愚甚矣即王孫何侯諸

人君唯毋好全生則羣臣皆全其生而生又養生養何也曰滋味也聲色也然後為養生然則從欲妄行男女無別反於禽獸然則禮義廉耻不立人君無以

舊賦評是爲處士不

自守也。故曰：全生之說勝，則廉耻不立。人君唯毋聽私議自貴，則民退靜隱伏，窟穴就山，非世間上輕爵祿而賤有司。然則令不行，禁不止。故曰：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不行。

何夏後評以好指國可憐可畏

人君唯毋好金玉貨財，必欲得其所好，然則必有以易之。按易謂易金玉貨財以官爵也。所以易之者何也？大官尊位，不然則尊爵重祿也。如是，則不肖者在上位矣。然則賢者不爲下，智者不爲謀，信者不爲約，勇者不爲死。如是，則毆國而捐之也。故曰：金玉貨財之說勝，則爵服

管子 卷二十一

二 花齋藏板

下流

李泌評情偽不見成何上

人君唯毋聽羣徒比周，則羣臣芘黨蔽美，揚惡然則國之情偽不見於上。如是，則芘黨者處前，寡黨者處後。夫芘黨者處前，賢不肖不分，則爭奪之亂起而君在危殆之中矣。故曰：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

柯潛評荒嬉讀此宜骨疎

人君唯毋聽觀樂玩好，則敗。凡觀樂者，宮室臺池，珠玉聲樂也。此皆費財盡力，傷國之道也。而以此事君者，皆姦人也。而人君聽之，焉得無敗。然則府倉虛，蓄

壞事皆此輩

朱養純評私
黨之禍甚熾

朱長春評能
使上不悔不
更術果巧

張榜評各解
皆非管子親
筆故文多淡
弱惟版法解
獨勝

程敏政評揭
出法事灑然

積竭且姦人在上則壅遏賢者而不進也然則國適
有患則優倡侏儒起而議國事矣是歐國而捐之也
故曰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人在上位

人君唯毋聽請謁任譽則羣臣皆相為請然則請謁
得于上黨與成于鄉如是則貨財行於國法制毀於
官羣臣務佞而求用然則無爵而貴無祿而富故曰
請謁任譽之說勝則繩墨不正

人君唯勿聽諂諛飾過之言則敗奚以知其然也夫
諂臣者常使其主不悔其過不更其失者也故主惑
管子
而不自知也如是則謀臣死而諂臣尊矣故曰諂讒
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卷二十一

花齋藏板

版法解第六十六

管子解四

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時之行以治天下四時之
行有寒有暑聖人法之故有文有武天地之位有前
有後有左有右聖人法之以建經紀春生于左秋殺
于右夏長於前冬藏於後生長之事文也收藏之事
武也是故文事在左武事在右聖人法之以行法令
以治事理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操持不正則

沈氏新評正
植法天經風
雨法時運高
下法地紀始
可飭三經以
有國

張榜評秀選
蕩漾醜似靡
非

采養和評讀
之如和風烈
地可愛可驚

聽治不公聽治不公則治不盡理事不盡應治不盡

理則疏遠微賤者無所告誦事不盡應則功利不盡

舉功利不盡舉則國貧疏遠微賤者無所告誦則下

饒故曰凡將立事正彼天植期語天植者心也天植正則

不私近親字法不孽疎遠不私近親不孽疎遠則無遺利

無隱治無遺利無隱治則事無不舉物無遺者欲見

天心明以風雨故曰風雨無違遠近高下各得其嗣

萬物尊天而貴風雨所以尊天者為其莫不受命焉

也所以貴風雨者為其莫不待風而動待雨而濡也

管子

卷二十一

四

花齋藏板

若使萬物釋天而更有所受命釋風而更有所仰動

釋雨而更有所仰濡則無為尊天而貴風雨矣今人

君之所尊安者為其威立操極之言而令行也其所以能立威

行令者為其威利之操莫不在君也若使威利之操

不專在君而有所分散則君日益輕而威利日衰侵

暴之道也故曰三經既飭君乃有國

乘夏方長審治刑賞必明經紀陳義設法斷事以理

虛氣平心乃去怒喜若倍法棄令而行怒喜禍亂乃

生上位乃殆故曰喜無以賞怒無以殺喜以賞怒以

謹刑至要

殺怨乃起令乃廢驟令而不行民心乃外外之有徒禍乃始牙衆之所忿寡不能圖

冬既閉藏百事盡止往事畢登來事未起方冬無事

慎觀終始審察事理事有先易而後難者有始不足

見而終不可及者此常利之所以不舉事之所以困

者也事之先易者人輕行之人輕行之則必困難成

之事始不足見者人輕棄之人輕棄之則必失不可

及之功夫數困難成之事而時失不可及之功衰耗

之道也是故明君審察事理慎觀終始為必知其所

管子

卷二十一

五

花齋藏板

成。成必知其所用。用必知其所利害。為而不知所成。

成而不知所用。用而不知所利害。謂之妄舉。妄舉者

其事不成。其功不立。故曰舉所美必觀其所終。廢所

惡必計其所窮。

凡人君者欲民之有禮義也。夫民無禮義則上下亂

而貴賤爭。故曰慶勉敦敬以顯之。富祿有功以勸之。

爵貴有名以休之。

凡人君者欲衆之親上鄉意也。欲其從事之勝任也

而衆者不愛則不親。不親則不明。按此五字疑衍不教順則

李泌評先易不見全在人審察

張榜評盤旋綿邈

楊慎評蠶廢一語大非淺思之筆

楊忱評知亂爭所由階便

柯潛評順利所以令民鄉意勝任語中膏言

曾彥評說到心逆量失直挾人事衰頹

沈與新評如此用財力便是反忌之原

不鄉意是故明君兼愛以親之明教順以道之使其勢利其備愛其力而勿奪其時以利之如此則衆親上鄉意從事勝任矣故曰兼愛無遺是謂君心必先順教萬民鄉風且暮利之衆乃勝任

治之本二一曰人二曰事人欲必用事欲必工人有逆順事有稱量人心逆則人不用事失稱量則事不

工事不工則傷人不用則怨故曰取人以已成事以

質補質竹器所以量物者音質經言作成事以質此解曰用稱量也則作質是言事必較量以求其實

成事以質者用稱量也取人以已者度恕而行也度

管子

卷二十一

六

花齋藏板

恕者度之於已也己之所不安勿施於人故曰審用

財慎施報察稱量故用財不可以嗇用力不可以苦斟酌

用財嗇則費用力苦則勞矣奚以知其然也用力苦

則事不工事不工而數復之故曰勞矣用財嗇則不

當人心不當人心則怨起用財而生怨故曰費怨起

而不復反衆勞而不得息則必有崩弛堵壤之心故

曰民不足令乃辱民苦殃令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

昌禍昌而不悟民乃自圖

凡國無法則衆不知所爲無度則事無機有法不正

朱養純評正
直所以明法
度義自森烈

有度不直則治辟治辟則國亂故曰正法直度罪殺
不赦殺僂必信民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
凡民者莫不惡罰而畏罪是以人君嚴教以示之明
刑罰以致之故曰頓卒怠倦以辱之罰罪有過以懲
之殺戮犯禁以振之

何良俊評三
器六攻語甚
嚴確

治國有三器亂國有六攻明君能勝六攻而立三器
則國治不肖之君不能勝六攻而立三器故國不治
三器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
親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

管子

卷二十一

七

花齋藏板

曰非號令無以使下非斧鉞無以畏衆非祿賞無以
勸民六攻之敗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得存雖犯禁
而可以得免雖無功而可以得富夫國有不聽而可
以得存者則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
者則斧鉞不足以畏衆有無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
賞不足以勸民號令不足以使下斧鉞不足以畏衆
祿賞不足以勸民則人君無以自守也然則明君奈
何明君不爲六者變更號令不爲六者疑錯斧鉞不
爲六者益損祿賞故曰植固而不動竒邪乃恐竒革

沈與新評上
特法而下循
差何容差參

邪化令往民移

蕪獻評恍惚
華胥之野

沈維垣評信
心始可用法
一捧一痕

柯潛評東而
洗塵

凡人君者覆載萬民而兼有之。燭臨萬族而事使之。是故以天地日月四時為主為質以治天下。天覆而無外也。其德無所不在。地載而無棄也。安固而不動。故莫不生殖。聖人法之以覆載萬民。故莫不得其職。姓得其職。姓則莫不為用。故曰法天合德。象地無親。日月之明無私。故莫不得光。聖人法之以燭萬民。故能審察則無遺善。無隱姦。無遺善無隱姦則刑賞信必。刑賞信必則善勸而姦止。故曰參於日月四時之管子

卷二十一

八 花齋藏板

曰伍於四時

利愛是至寶

凡眾者愛之則親。利之則至。是故明君設利以致之。明愛以親之。徒利而不愛則眾至而不親。徒愛而不利則眾親而不至。愛施俱行則說君臣說朋友說兄弟說父子。愛施所設四固不能守。故曰說在愛施。續

當作悅眾
在愛施

凡君所以有眾者愛施之德也。愛有所移。利有所并。則不能盡有。故曰有眾在廢私。

果長春評必
經必道必當
必理則怨自
弭

張嶠評事舉
語翻案可

胡瑗評以不
利利以不有
子語首致與

愛施之德。雖行而無私。內行不修。則不能朝遠方之

君。是故正君臣上下之義。飾父子兄弟夫妻之義。飾

男女之別。別疏數之差。使君德臣忠。父慈子孝。兄愛

弟。敬禮義章明。如此。則近者親之。遠者歸之。故曰。召

遠在修。近閉禍在除。怨非有。怨乃除之。所事之地。常

無怨也。凡禍亂之所生。生於怨。咎怨咎所生。生於非

理。是以明君之事。衆也。必經使之。必道施報。必當出

言。必得刑罰。必理如此。則衆無鬱怨之心。無憾恨之

意。如此。則禍亂不生。上位不殆。故曰。閉禍在除。怨也。

管子

卷二十一

九 花齋藏板

凡人君所以尊安者。賢佐也。佐賢則君尊。國安民治。

無佐則君卑。國危民亂。故曰。備長在乎任賢。

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惡害。是故與天下同利者。天下

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謀之。天下所謀。雖立必隳。

天下所持。雖高不危。故曰。安高在乎同利。

凡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舜是也。舜耕歷山。陶河

濱。漁雷澤。不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舉利之。此所謂

能以所不利利人者也。所謂能以所不有予人者。武

王是也。武王伐紂。士卒往者。人有書社。入殷之日。決

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殷民大說此所謂能以所不
有予人者也。

朱長春評解
尾忽附問答
一條未刪之
草

桓公謂管子曰。今子教寡人。法天合德。合德長久。合
德而兼覆之。則萬物受命。象地無親。無親安固。無親
而兼載之。則諸生皆殖。參於日月。無私葆光。無私而
兼照之。則美惡不隱。然則君子之為身。無好無惡。然
已乎。管子對曰。不然。夫學者所以自化。所以自撫。故
君子惡稱人之惡。惡不忠而怨。妬惡不公。議而名當。
稱惡不位下。而位上。惡不親外。而內。放此五者。君子
管子
卷二十一
十
花齋藏板

之所恐行。而小人之所以亡。况人君乎。

明法解第六十七

管子解五

沈闕新評欺
犯亂三字明
主宜懲

明主者。有術數而不可欺也。審於法禁而不可犯也。
察於分職而不可亂也。故羣臣不敢行其私。貴臣不
得蔽其賤。近者不得塞遠。孤寡老弱不失其所。職竟
內明辨而不相踰越。此之謂治國。故明法曰。所謂治
國者。主道明也。

明主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利術者。下之所以侵
上亂主也。故法廢而私行。則人主孤特而獨立。人臣

琴必評孤寡
最壞事

羣黨而成。勿如此。則主弱而臣強。此之謂亂國。故明
法曰。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

明主在上位。有必治之勢。則羣臣不敢為非。是故羣

臣之不敢欺主者。非愛主也。以畏主之威勢也。百姓

之爭用。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故明主操必

勝之數。以治必用之民。處必尊之勢。以制必服之臣。

故令行禁止。主尊而臣卑。故明法曰。尊君卑臣。非計

親也。以勢勝也。

明主之治也。縣爵祿以勸其民。民有利於上。故主有

管子刊。畏。二。字。作。卷二十一 十一 花齋藏板

以使之立。刑罰以威其下。下有畏於上。故主有以牧

之。故無爵祿。則主無以勸民。無刑罰。則主無以威衆。

故人臣之行理奉命者。非以愛主也。且以就利而避

害也。百官之奉法無姦者。非以愛主也。欲以愛爵祿

而避罰也。故明法曰。百官論職。非惠也。刑罰必也。

人主者。擅生殺處威勢。操令行禁止之柄。以御其羣

臣。此主道也。人臣者。處卑賤。奉主令。守本任治。分職

此臣道也。故主行臣道。則亂。臣行主道。則危。故上下

無分。君臣共道。亂之本也。故明法曰。君臣共道。則亂。

議評必用
必服正是畏
處

在敏政評人
主魁柄

何良俊評魚
不可脫于淵
觀此益信

朱長春評大
臣專生殺威
法安臣

葉水心評曰
廢已奪可為
寒心

朱養純評貴
賤無所因緣
而進便無壅
令

人臣之所以畏恐而謹事主者。以欲生而惡死也。使
人不欲生。不惡死。則不可得。而制也。夫生殺之柄。專
在大臣。而主不危者。未嘗有也。故治亂不以法斷。而
決於重臣。生殺之柄。不制於主。而在羣下。此寄生之
主也。故人主專以其威勢予人。則必有劫殺之患。專
以其法制予人。則必有亂亡之禍。如此者。亡主之道
也。故明法曰。專授則失。

凡為主而不得行其令。廢法而恣羣臣威嚴。已廢權
勢。已奪令。不得出。羣臣弗為用。百姓弗為使。竟內之
管子
卷二十一
十二
花齋藏板

眾不制。則國非其國。而民非其民。如此者。滅主之道
也。故明法曰。令本不出。謂之滅。

明主之道。卑賤不待尊貴。而見大臣。不因左右。而進
百官。條通羣臣。顯見有罰者。主見其罪。有賞者。主知
其功。見知不悖。賞罰不差。有不蔽之術。故無壅遏之
患。亂主則不然。法令不得至于民。疏遠隔閉。而不得
聞。如此者。壅遏之道也。故明法曰。令出而留。謂之壅。

按經作出
而道留
人臣之所以乘而為姦者。擅主也。臣有擅主者。則主

曹彥評斷不
參伍是病根

李泌評一明
一逆如釋教
應

柯潛評案法
則意不注

令不得行而下情不上。通人臣之力能隔君臣之間。而使美惡之情不揚聞。禍福之事不通徹。人主迷惑而無從悟。如此者塞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不上。通謂之塞。按情作下情求不上通

明主者兼聽獨斷。多其門戶。羣臣之道。下得明上賤。得言貴。故姦人不敢欺亂。主則不然。聽無術數。斷事不以參伍。故無能之士上通。邪枉之臣專國。主明蔽而聰塞。忠臣之欲謀諫者不得進。如此者侵主之道也。故明法曰：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

管子

卷二十一

十三

花齋藏板

人主之治國也。莫不有法令。賞罰具。故其法令明而賞罰之所立者。當則主尊顯而姦不生。其法令逆而賞罰之所立者。不當。則羣臣立私而壅塞之。芻蕘而劫殺之。故明法曰：滅塞侵壅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姦邪也。所以牧領海內而奉宗廟也。私意者。所以生亂長姦而害公正也。所以壅蔽失正而危亡也。故法度行則國治。私意行則國亂。明主雖心之所愛。而無功者不賞也。雖心之所憎。而無罪者弗罰也。案法式而驗得失。非法度不

岳正評舍公
用私則賞罰
便無憑

留意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明主之治國也，案其當宜，行其正理，故其當賞者羣，臣不得辭也。其當罰者羣，臣不敢避也。夫賞功、誅罪，所以為天下致利除害也。草茅弗去，則害禾穀；盜賊弗誅，則傷良民。夫舍公法而行私惠，則是利姦邪而長暴亂也。行私惠而賞無功，則是使民偷幸而望於上也。行私惠而赦有罪，則是使民輕上而易為非也。夫舍公法用私惠，明主不為也。故明法曰：不為惠於法之內。

管子

卷二十一

十四

花齋藏板

沈鼎新評刑
法是用民大
柄不敢二字
令人颯肌戰
股

凡人主莫不欲其民之用也。使民用者，必法立而令行也。故治國使眾莫如法禁，淫止暴莫如刑。故貧者非不欲奪富者財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強者非不能暴弱也，然而不敢者，畏法誅也。故百官之事，案之以法，則姦不生；暴慢之人，誅之以刑，則禍不起。羣臣並進策之以數，則私無所立。故明法曰：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

人主之所以制臣下者，威勢也。故威勢在下，則主制於臣；威勢在上，則臣制於主。夫蔽主者，非塞其門，守

蘇賦評惟衡
則乾剛攬與
衡石程書不
同

四元會評波
麟銷琥珀

程敏政評法
嚴故難犯

其戶也。然而令不行，禁不止，所欲不得者，失其威勢也。故威勢獨在於主，則羣臣畏敬；法政獨出於主，則天下服德；故威勢分於臣，則令不行；法政出於臣，則民不聽。故明主之治天下也，威勢獨在於主，而不與臣共法政，獨制於主，而不從臣出。故明法曰：威不兩錯，政不二門。

明主者，一度量，立表儀，而堅守之，故令下而民從；法者，天下之程式也，萬事之儀表也。吏者，民之所懸命也，故明主之治也，當於法者賞之，違於法者誅之。故管子
卷二十一
十五
花齋藏板

以法誅罪，則民就死而不怨；以法量功，則民受賞而無德也。此以法舉錯之功也。故明法曰：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巳。

明主者，有法度之制，故羣臣皆出於方正之治，而不敢爲姦；百姓知主之從事於法也，故吏之所使者，有法則民從之，無法則止。民以法與吏相距，下以法與上從事，故詐僞之人不得欺其主，嫉妬之人不得用其賊心，讒諛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爲。非故明法曰：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僞。

沈鼎新評官
吏不私極正
以去欺

揚慎評權衡
本以去吏私

解即以喻吏

以其吏皆權

衡也不事權

衡治意會甚

佳

何良俊評擊
公平最確

宋義和評不
督實實功是
以堪為黨盛行

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人而不事者，非心惡

利也。權不能為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為之輕重，其

量也。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不事也。故明主在上位

則官不得枉法，吏不得為私。民知事吏之無益，故財

貨不行於吏。權衡平正而待物，故姦詐之人不得行

其私。故明法曰：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

尺寸尋丈者，所以得長短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長

則萬舉而萬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雖富貴衆強，不

為益。長雖貧賤卑辱，不為損。短公平而無所偏，故姦

詐之人不能誤也。故明法曰：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

以長短。

國之所以亂者，廢事情而任非譽也。故明主之聽也

言者責之，以其實。譽人者試之，以其官言而無實者

誅。吏而亂官者，誅。是故虛言不敢進，不肖者不敢受

官。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督其實。故羣臣以虛譽進

其黨，任官而不責其功。故愚汙之吏在庭，如此則羣

臣相推以美名，相假以功。伐務多其佞而不為主用

故明法曰：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矣。

管子

卷二十一

十六

花齋藏板

說破詐情

語與權衡異

是通病

以黨舉官則民務倭而不求用矣

亂主不察臣之功勞譽衆者則賞之不審其罪過毀

衆者則罰之如此者則邪臣無功而得賞忠正無罪

而有罰故功多而無賞則臣不務盡力行正而有罰

則賢聖無從竭能行貨財而得爵祿則汗辱之人在

官寄託之人不肖而位尊則民倍公法而趨有勢如

此則慤愿之人失其職而廉潔之吏失其治故明法

曰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爲賞而以毀爲罰也

平吏之治官也行法而無私則姦臣不得其利焉此

管子

卷二十一

十七

花齋藏板

曾彥評法如海岳慕如

山

誅之則姦臣不能無事貴重而求推譽以避刑罰而受祿賞焉故明法曰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

術矣

張榜評漸微而積更可畏

姦臣之敗其主也積漸積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也

上則相爲候望於主下則買譽於民譽其黨而使主

尊之毀不譽者而使主廢之其所利害者主聽而行

之如此則羣臣皆忘主而趨私倭矣故明法曰比周以相爲愿是故忘主死倭以進其譽

按倭同交後放此

朱長春評為
之視聽蔽主
甚矣

胡璣評從來
僉王大都老
子蔽法

沈鼎新評功
罪重私令忠
言無處有口

主無術數。則羣臣易欺之。國無明法。則百姓輕為非。是故姦邪之人用國事。則羣臣仰利害也。如此則姦人為之視聽者多矣。雖有大義。主無從知之。故明法曰。使眾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姦。其蔽主多矣。

凡所謂忠臣者。務明法術。日夜佐主明於度數之理。以治天下者也。姦邪之臣。知法術明之必治也。治則姦臣困。而法術之士顯。是故姦邪之所務事者。使法無明主。無悟而已。得所欲也。故方正之臣得用。則姦邪之臣困傷矣。是方正之與姦邪。不兩進之勢也。姦管子

卷二十一

十八

花齋藏板

邪在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也。惟惡之。則必候主間而可危。日夜危之。人主不察。而用其言。則忠臣無罪而困死。姦臣無功而富貴。故明法曰。忠臣死於非罪。而邪臣起於非功。

富貴尊顯。又有天下。人主莫不欲也。令行禁止。海內無敵。人主莫不欲也。蔽欺侵凌。人主莫不惡也。失天下。滅宗廟。人主莫不惡也。忠臣之欲明法術。以致主可痛哭。之所欲。而除主之所惡者。姦臣之擅主者。有以私危之。則忠臣無從進。其公正之數矣。故明法曰。所死者

姚樞評重臣之勢至此

程敏政評處家自不及國

張榜評私之一字有婉以人事君之義

非罪所起者非功。然則為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

亂主之行爵祿也不以法令案功勞其行刑罰也不

以法令案罪過而聽重臣之所言故臣有所欲賞主

為賞之臣欲有所罰主為罰之廢其公法專聽重臣

如此故羣臣皆務其黨重臣而忘其主趨重臣之門

而不庭故明法曰十至于私人之門不一至於庭

明主之治也明於分職而督其成事勝其任者處官

不勝其任者廢免故羣臣皆竭能盡力以治其事亂

主則不然故羣臣處官位受厚祿莫務治國者期於

管子

卷二十一

十九

花齋藏板

管國之重而擅其利牧魚其民以富其家故明法曰

百慮其家不一圖其國

明主在上位則竟內之眾盡力以奉其主百官分職

致治以安國家亂主則不然雖有勇力之士大臣私

之而非以奉其主也雖有聖智之士大臣私之非以

治其國也故屬數雖眾不得進也百官雖具不得制

也如此者有人主之名而無其實故明法曰屬數雖

眾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國無

人

蘇軾評不草
君在國皆由
力法不明之
故

李泌評石破
雷沉

郭正域評定
八品如鑑

明主者使下盡力而守法分故羣臣務尊主而不取
顧其家臣主之分明上下之位審故大臣各處其位
而不敢相貴亂主則不然法制廢而不行故羣臣得
務益其家君臣無分上下無別故羣臣得務相貴如
此者非朝臣少也衆不為用也故明法曰國無人者
非朝臣衰也家與家務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
貴而不任國也

人主之張官置吏也非徒尊其身厚奉之而已也使
之奉王之法行主之令以治百姓而誅盜賊也是故
管子

卷二十一

二十 花齋藏板

其所任官者大則爵尊而祿厚其所任官者小則爵
卑而祿薄爵祿者人主之所以使吏治官也亂主之
治也處尊位受厚祿養所與倭而不以官為務如此
者則官失其能矣故明法曰小臣持祿養倭不以官
為事故官失職

按經作故
官失其能

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
官試於軍而有功者則舉之試於官而事治者則用
之故以戰功之事定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
怯愚智之見也如白黑之分亂主則不然聽言而不

沈鼎新評不
試不官宜功
實之鮮

試故妄言者得用。任人而不官。故不肖者不困。故明
主以法案其言。而求其實。以官任其身。而課其功。專
任法而不自舉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
人。不自舉也。

凡所謂功者。安主上利萬民者也。夫破軍殺將。戰勝
攻取。使主無危亡之憂。而百姓無歎虜之患。此軍士
之所以為功者也。奉主法治竟內。使強不凌弱。眾不
暴寡。萬民驩盡其力。而奉養其主。此吏之所以為功
也。匡主之過。救主之失明。明理義以道其主。主無邪僻
管子
卷二十一
花齋藏板
之行蔽欺之患。此臣之所以為功也。故明主之治也。
明分職而課功勞。有功者賞。亂治者誅。誅賞之所加。
各得其宜。而主不自與焉。故明法曰。使法量功。不自
度也。

柯潛評是非
事情非量度
不析

明主之治也。審是非。察事情。以度量案之。合於法則
行。不合於法則止。功充其言。則賞不充其言。則誅。故
言智能者。必有見功。而後舉之。言惡敗者。必有見過
而後廢之。如此。則士上通而莫之能妬。不肖者困廢
而莫之能舉。故明法曰。能不可蔽。而敗不可飾也。

明主之道立民所欲以求其功故為爵祿以勸之立
民所惡以禁其邪故為刑罰以畏之故案其功而行
賞案其罪而行罰如此則羣臣之舉無功者不敢進
也毀無罪者不能退也故明法曰譽者不能進而誹
者不能退也

制羣臣擅生殺主之分也縣令仰制臣之分也威勢
尊顯主之分也卑賤畏敬臣之分也令行禁止主之
分也奉法聽從臣之分也故君臣相與高下之處也

如天之與地也其分畫之不同也如白之與黑也故

管子

卷二十一

三二

花齋藏板

君臣之間明別則主尊臣卑如此則下之從上也如
響之應聲臣之法主也如影之隨形故上令而下應
主行而臣從以令則行以禁則止以求則得此之謂
易治故明法曰君臣之間明別則易治

別則易治也

續按作君臣之間明別明

明主操術任臣下使羣臣效其智能進其長技故智
者效其計能者進其功以前言督後事所效當則賞
之不當則誅之張官任吏治民案法試課成功守法
而法之身無煩勞而分職故明法曰主雖不身下為

而守法爲之可也。

臣乘馬第六十八

管子輕重一

何良俊評讀
此與二之日

二之日清華
何異何必王
風獨饒春色

梅士享評
作之衆妨後
而飛日於五

獨阻寒之寒
則隱然動念

千人之絲易
起而長日於

萬畝不舉之

捺則惻焉傷

心又國幣有

衛不得不按

籍而征民貧

盜與不得不

嚴刑而禁故

不必厄於鄰

敵而已困於

誅求不必死

於兵刃而已
斃於刑戮此
國之所以貧
民之所以散
不戰而兵自
弱也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乘馬管子對曰國無儲在令桓

公曰何謂國無儲在令管子對曰一農之量壞百畝

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桓公曰何謂春事二十五日

之內管子對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

凍釋陰凍釋而稅稷百日不稅稷故春事二十五日

之內耳也續按陽凍地上也陰凍地下也稅同稅別

時不稅矣本作種言七十陰凍釋稅稷若百日則過

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凍釋自此七十日以後農

管子

卷二十一

二十三

花齋藏板

夫播種黍稷之時但諸種作只在此以後一十五日

之內七十日加二十五日爲九十五日更過五日而

爲百日則爲失時不可以種稷矣今君立扶臺五衢

故曰百日不稅稷稅執也種也之衆皆作君過春而不止民失其二十五日則五衢

之內阻棄之地也起一人之繇百畝不舉起十人之

繇千畝不舉起百人之繇萬畝不舉起千人之繇十

萬畝不舉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

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而無止此之謂穀地數亡穀

失其時君之衡藉而無止民食什五之穀則君已藉

九矣有衡求弊焉此盜暴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衆

也隨之以暴謂之內戰秦逆內戰之說聖賢使時不違之大仁二十五日之內

風小正之志先王急農力本不過也然而其歸在於

筭乘馬則省耕發廩以王者一惠農而兼之懷農乎

傳於術矣術病道利無義先王去術禁利豈不知權

筭之於國兩收哉上封不如下儲防漸不如嚴始大

受不得小取誠知其利遺之也不遺利不桓公曰善

為仁不遺利將無遺人詩曰伊寡婦之利

哉筭乘馬之數求盡也彼王者不奪民時故五穀興

豐五穀興豐則士輕祿民簡賞彼善為國者使農夫

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織微而織歸於府若

功歸于府非怨民心傷民意高下之筭不得不然

之理也桓公曰為之奈何管子曰虞國得筭乘馬之

管子 卷二十一 花齋藏板

數矣桓公曰何謂筭乘馬之數管子曰百畝之夫予

之筭率二十七日為子之春事資子之幣春秋子穀

大登國穀之重去分謂農夫曰幣之在子者以為穀

而廩之州里國穀之分在上國穀之重再十倍謂遠

榘士享評民之耕織皆歸

上此上下一體之理庸君

不知故奪民時弃民本而

不恤

沈博新評亦似假義以漁利

秦逆內戰之說聖賢使時不違之大仁二十五日之內

於

乎

權

始

大

受

不

遺

利

不

桓

公

曰

善

哉

筭

乘

馬

之

數

求

盡

也

彼

王者不奪民時故五穀興豐五穀興豐則士輕祿民簡賞彼善為國者使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織微而織歸於府若功歸于府非怨民心傷民意高下之筭不得不然之理也桓公曰為之奈何管子曰虞國得筭乘馬之數管子曰百畝之夫予之筭率二十七日為子之春事資子之幣春秋子穀大登國穀之重去分謂農夫曰幣之在子者以為穀而廩之州里國穀之分在上國穀之重再十倍謂遠

極上享評周禮十二荒政有弛役之條管子遇凶旱水泆有修宮室臺榭之庸毋乃倍乎曰弛者弛官中力役之征聽民自養也庸

者庸不耐自生之民以君養民也聖賢御世周防總一愛民之心然非國有重積不能不然今年用之而明年無復善不知國遇荐飢將何以給也

大要卽後田氏孟嘗出收券責之業重臣世家以漁民者兼之子息而此操之君以便民不假母子之管而坐嬴買遷之利名似市義以利下而實託義以肥上也故後世矯之以常平平之於輕重常之於筴乘公私義利伯王之辨也主夫奪筴大大夫家之貸筴而乘于國曰臣乘馬三言盡之矣

乘馬數第六十九

管子輕重二

桓公問管子曰有虞筴乘馬已行矣吾欲立筴乘馬爲之奈何管子對曰戰國修其城池之功故其國常失其地用王國則以時行也桓公曰何謂以時行管子對曰出准之令守地用人筴故開闢皆在上無求於民霸國守分上分下游於分之間而用足王國守管子

卷二十一

二十五

花齋藏板

始國用一不足則加一焉國用二不足則加二焉國用三不足則加三焉國用四不足則加四焉國用五不足則加五焉國用六不足則加六焉國用七不足則加七焉國用八不足則加八焉國用九不足則加九焉國用十不足則加十焉春演王制三十年之通制國歲藏三分之說也此積貯之始守始守之此以始守而以時行筴其上下之分准爲開闢之數上一行一上十行十以其守補其流民得其資國入其贏所謂加一以至加十也行始之餘加于今之不足故曰開闢在上無求於民凡所謂不足皆凶年也昧於加之人君之守高下歲義則且爲培克橫征實其口矣藏三分十年則必有五年之餘若歲凶旱水泆民失

穠賦評庸以
開力食亦救
荒一策

張榜評起眾
而合民大本
便非善持國
計

蘇心水評相
圖語初特

衣則修宮室臺榭以前無狗後無餽者為庸故修宮

室臺榭非麗其樂也以平國策也

春漢前無狗後無餽無奇業之貧家

非游民則窶子也歲殺不能自食則以庸而官餼之
周禮荒政弛力而此主役庸弛者弛在業之息得自
力于糊口庸者庸乏生之窮得自食于官工後世救
荒往往集眾興役活饑民一戡亡命二圍聚盜三安
人心四又成國作五上加不足以流穀而平
糶此庸不給以分穀而平食所謂平國策也今至於

其亡筴乘馬之君春秋冬夏不知時終始作功起眾

立宮室臺榭民失其本事君不知其失諸春筴又失

諸夏秋之筴數也民無檀賣子數矣猛殺之人淫暴

貧病之民乞請君行律度焉則民被刑僇而不從于

管子

卷二十一

三六

花齋藏板

主上此筴乘馬之數亡也乘馬之准與天下齊准彼

物輕則見泄重則見射此鬪國相泄輕重之家相奪

也至于王國則持流而止矣桓公曰何謂持流管子

對曰有一人耕而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

有一人耕而三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者此齊

力而功地田筴相圓

春通一耕功齊而五四三二分則年之豐凶與地之高下年在

時地在壤合而通曰相圓獨貴獨賤時筴也上史

問壤下壤壤筴也滿補開闢則筴乘持流之數此

國筴之時守也君不守以筴則民且守於上此國筴

流已

春通上不以筴持流而使澤下流矣其准守也而桓公曰乘馬之數盡于

楊慎評地用
不竭而方常
廢或曰人之
老死無方可
存

此乎管子對曰布織財物皆立其貴財物之貴與幣
高下穀獨貴獨賤桓公曰何謂獨貴獨賤管子對曰
穀重而萬物輕穀輕而萬物重公曰賤筴乘馬之數
奈何管子對曰郡縣上與之壤守之若干間壤守之
若干續按間上下之間中算也春
通間壤間歲一種卽爰田也下壤守之若干故
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貧補不足下樂上故以上壤
之滿補下壤之衆章四時守諸開闔民之不移也如
廢方於地此之謂筴乘馬之數也方則不行
故曰廢方

問乘馬第七十七

管子輕重三

管子

卷二十一

二十七

花齋藏板

管子卷第二十一終

